

迷

心

罪

九滴水

作品



迷
心
罪

九滴水
作品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迷心罪 / 九滴水著. — 北京: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,
2017. 5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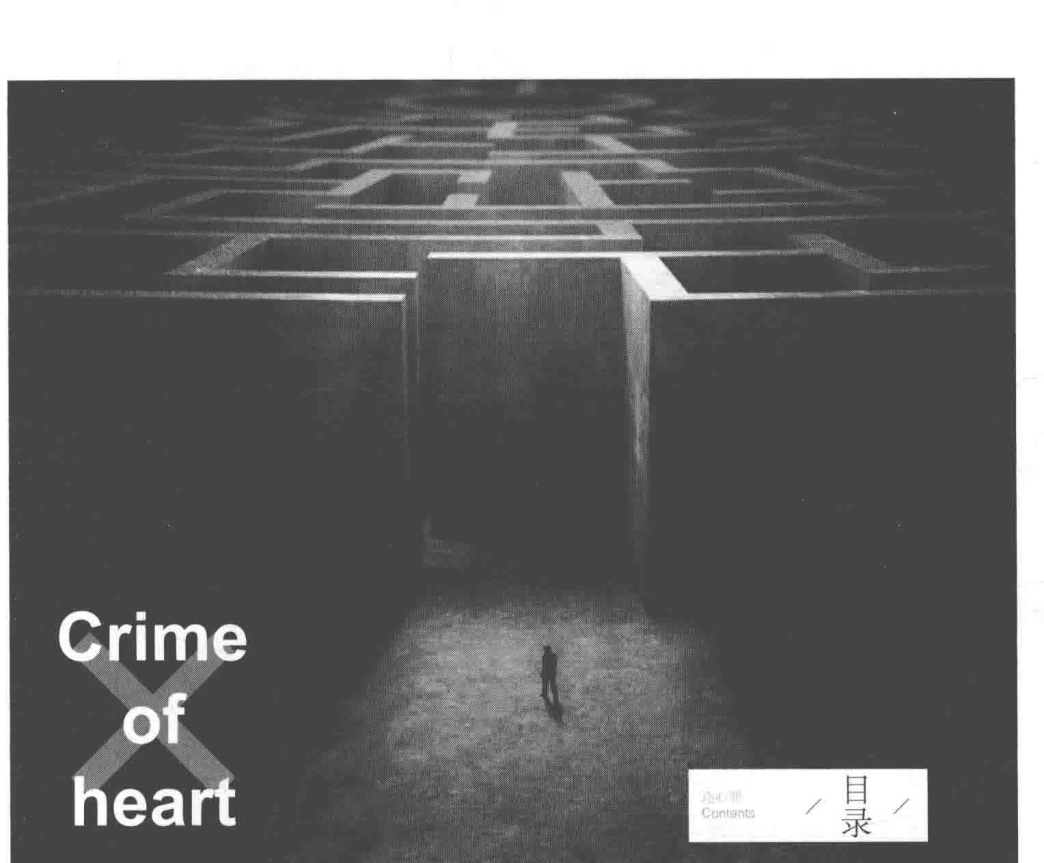
ISBN 978-7-5057-4007-5

I. ①迷… II. ①九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7) 第068176号

书名	迷心罪
作者	九滴水
出版	中国友谊出版公司
发行	中国友谊出版公司
经销	新华书店
印刷	河北鹏润印刷有限公司
规格	700×980毫米 32开 10印张 176千字
版次	2017年11月第1版
印次	2017年11月第1次印刷
书号	ISBN 978-7-5057-4007-5
定价	39.80元
地址	北京市朝阳区西坝河南里17号楼
邮编	100028
电话	(010) 64668676

如发现图书质量问题, 可联系调换。质量投诉电话: 010-82069336



Crime
of
heart

Contents

目录

楔子	001
第一章 未完成的凶杀	007
第二章 滴血的线人	071
第三章 隐形的恋人	137
第四章 意想不到的结局	261
尾声	311

楔子

“沙皮”曾是我的线人，刚认识他时，他还不到十五周岁。那是我上班的第二个年头，刑警队辖区接连发生了二十多起砸车窗盗窃的案件，根据监控视频显示，作案人是一帮小孩子，年纪均不大。在获取了嫌疑人清晰的影像后，我们刑警队组织人员在案件高发地段蹲点，第二天便把这个团伙一网打尽。

团伙一共五人，清一色的未成年，那时“沙皮”作为老大，也只是刚满十四周岁。按照法律规定，盗窃案件，作案时未满十六周岁，不负刑事责任，也就是说，虽然这起系列案件涉案价值和社会影响都相当地大，但最终的处理结果，只能批评教育之后由家人带回。当晚是我值班，团伙的头目“沙皮”由我亲自审讯。

在软硬兼施地阐述了相关的法条后，沙皮如实供述了自己盗窃的犯罪事实，可能是心里盘算着说完就能回家，他还主动交代了一起我们没有掌握的抢劫案。根据他的供述，我在接警系统中找到了这起案件，经受害人指认，“沙皮”就是当天独自一人持刀抢劫他

的犯罪嫌疑人。有了确凿的证据，案件算是板上钉了钉，就在他满心欢喜准备回家时，我却把他押上开往看守所的警车。他直到进入号房才知道，原来抢劫罪年满十四周岁就要坐牢。

这起案件的证据很扎实，但为了保证诉讼顺利，我又提交了现场监控及目击者笔录，当卷宗交给检察院时，已无任何疏漏。

去法院听审是提高办案能力的最好办法，我也有这个习惯。很多人可能不知道，一起案件要经过公安局、检察院、法院三个部门办理才可以定案，每个部门都要在职责范围内去收集证据，法院开庭时，所有的证据会一一呈现。法庭是培养证据意识的最好学堂，尤其是自己办理的案件，体会得会更加深刻。

“沙皮”抢劫一案，我如期坐在了旁听席中，开庭时“沙皮”背对着我，所以他不知道我就坐在他的身后。在法官宣布开庭之后，庭审程序一一进行，可令我万万没有想到的是，“沙皮”在嫌疑人陈述之前说了这么一句话：“当时审讯我的那个警官对我刑讯逼供了，否则我不会交代这起案件。”

原本当天可以宣判的案件，就是因为这句话拖到了第二天。我被法院要求提供当天审讯的全程录音录像。好在从我上班那年起，单位的基础设备就相当地完善，审讯“沙皮”的录像我原封未动地保存在电脑上，这也是办案的硬性要求。在确凿的证据面前，谎言不攻自破。宣判当天，我冷冷地看着“沙皮”，从他的脸上我读出了一丝羞愧。

因为“沙皮”未成年，符合依法从轻处罚的情节，原本三年以

上的刑期，最终以一年零六个月宣判。审判之后，案件画上了圆满的句号。“沙皮”这个人也在我的记忆中逐渐地被冲淡。

2011年7月，我上班的第三个年头，当天我正坐在值班室内吹着空调，刑警队的大门被缓缓地推开，一个拎着水果的少年蹑手蹑脚地走了进来，我抬头瞧了一眼，有些面熟，但就是想不起在哪里见过。

少年摘下棒球帽，露出圆润的光头，他自我介绍道：“哥，我是沙皮。”

他这么一说，我才对上号，我笑嘻嘻地看着他：“怎么？放出来了？”

“嗯，出来一个星期了，我前天来过一次，警官说你今天值班，所以我就在家等了三天。”

“你是专门来找我的？”我有些不解。

“哥，我是专门给你赔不是的。”“沙皮”把一个硕大的西瓜放在了值班室的桌面上。

“你这是？”我有些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。

“沙皮”把西瓜放稳，抽出一根烟卷给我点上，他有些忸怩地说道：“当年我宣判的时候，在法庭上说你对我刑讯逼供，这事你还记得吧？”

我嘴角一咧没有说话。

“沙皮”见我的脸上没有了刚才的和颜悦色，慌忙解释说：“哥，当年是我错了，我们号房里那几个兔崽子让我这么说的，

我真不是诚心的，他们说这样可以判得轻一点，所以我就……”

“算了，过去的就过去了。”我摆摆手，打断了他。

“哥，这事情我一直搁在心里，不是个滋味，你审讯我的时候对我够照顾的了，我想吃啥你给我买啥，去看守所时还给我塞了二百块钱，还叮嘱号房的管理人员多关照关照我，可我还是恩将仇报了。”“沙皮”露出十分懊悔的神色。

我当时也有所触动，慌忙起身，拍了拍他的肩膀：“没事，你能认识到这些，说明你这一年多的牢没有白坐。”

事情既然已经说开，后面的交流就轻松畅快起来。“沙皮”送来的西瓜，我也没有推搡，直接用刀破开分给了值班的同事，剩下的一半，我和“沙皮”一起享用。我和“沙皮”你一言我一句地聊了近两个小时，最后以“沙皮”的一句“哥，以后有事给我打电话”，结束了这次会面。

按照交友之道，“沙皮”的手机号码被我存在了手机通讯录中。

2011年8月15日晚上9点，我们队辖区发生了一起拦路抢劫杀人案，根据视频追踪，嫌疑人跑进了一个叫“湖滨巷”的城中村内。我们在村子周围蹲守了三天，仍没有见嫌疑人的下落。这时专案组推断，嫌疑人极有可能就是“湖滨巷”人，下一步需要秘密地摸排，侧面打听消息。

就在大家都在“八仙过海”之时，我突然想起了“沙皮”，因为他的家就在“湖滨巷”。我本着试一试的心态，拨通了他的电话，在千叮咛万嘱咐之后，我对他说出了此次找他的目的。

“沙皮”满口答应，活接得是相当爽快。

我本没有抱太大的希望，可无心插柳，“沙皮”第二天就给我传来一条振奋人心的消息，说家门的堂哥要出门避难，说不定案子就是他干的。在得知情况后，我又让“沙皮”弄来了一张对方的照片，虽然照片有些模糊，但是通过技术比对，基本可以确定当天晚上抢劫杀人的就是他。在“沙皮”的带领下，我们直接将嫌疑人抓获，他也因此获得了五千元的奖励。

从那之后，“沙皮”简直成了“活线索”。三教九流、五行八作，基本上都跟他有接触，只要办案需要动用到“沙皮”，他绝对不会让人失望。

可令我没想到的是，2012年9月，“沙皮”因涉嫌敲诈勒索银铛入狱。事后听说，凡是要想在沙皮的地盘开KTV、桑拿浴，都要交纳相应的费用，否则就会遭到举报。后来他的“黑爪”更是伸到了正规场所，一些证照齐全的店都成了他敲诈的对象，只要不给钱，就给你搅和得不能安生。很多正规场所被逼无奈，只能联名举报。“沙皮”也因涉嫌敲诈勒索，最终被判处五年有期徒刑。

“沙皮”被送进监狱之后，我的心里久久不能平静，我怎么样也没有想到，“沙皮”在我面前称兄道弟，到了别家，却换了另外一副嘴脸，而这副嘴脸还隐藏得那么完美。虽然他得到了应有的惩罚，但在我心里却留下了不可治愈的伤疤。

每每闲暇之时，我都在想一个问题：“我们是否真的了解一个你认为熟悉的人。当你选择把自己最私密的东西分享给对方时，你

是否真有把握猜对他的心？”

声明：本书中的故事和人物内容纯属虚构，均不真实存在，切勿对号入座，否则后果自负。

第一章

此心即
Crime of heart



未完成的凶杀





深夜的团结巷，像是被蒙上了一层厚厚的黑布。巷子中段，一杆年久失修的路灯，老态龙钟地立在那里，微风拂过，发出嘎吱、嘎吱的声响，在寂静的夜晚显得格外刺耳，仿佛打搅到了周围其他活物的睡眠，草丛中的蚰蚴第一个站出来抗争，“唧唧”地表示不满，贪婪吮吸的苍蝇也跟着发出“嗡嗡”的叫器。

漆黑的巷子口，忽然被闪烁的红蓝光芒包围，光亮由远及近朝巷子尾部快速驶去。

“吱呀”一声，轮胎摩擦地面的声响惊醒了一切。

那个挂着“刑警大队”牌匾的三层小楼，瞬间变得灯火通明，渐渐地，门口那条小路上停满了各式各样的轿车，从值班室所有人脸上严肃的表情可以看出，这一晚，已经变得非同寻常。

“师父，发生什么事了？”熟睡中的卓米慵懒地举起手机，有

气无力地问道。

“快回单位，命案！”

卓米被这句话惊得睡意全无，他既紧张又激动：“师父，你说什么？发命案了？”

电话那边的“师父”丝毫没有心思在这个问题上纠缠下去，催促了一声：“暂时别问那么多，赶紧回单位！”便按断了电话。

卓米愣了愣神，要不是手机听筒中还在传来“嘟……嘟……”的长音，他简直不敢相信这一切是真的。

没参加招警考试之前，卓米一直是《今日说法》的忠实观众，一看到节目中紧张刺激的侦破环节，他就深陷其中，无法自拔。不可否认，每一位80后男生心里都有一个“警察梦”，卓米也是如此，所以他在公务员考试中义无反顾地选择了“刑警”这一让人肾上腺素激增的岗位。

俗话说，初生牛犊不怕虎，刚上班没几天的卓米，虽然对“命案”没有丝毫概念，但在好奇心的驱使下，依然感觉有些寸阴若岁。

卓米一个鲤鱼打挺，从床上翻滚到木地板上。

“哎哟！”膝盖传来的剧痛让他的眉毛拧在了一起。

“我得抓紧时间！”卓米来不及去关心腿上的瘀伤，咬着牙捡起散落在地上的衣物，一瘸一拐地走出了房门。

盛夏的夜晚依旧有一丝凉意，卓米搓了搓手臂上鼓起的鸡皮疙瘩，在路口拦了一辆出租车。

他拉开车门，坐上后排，对司机说了句“团结巷”，便把身体埋在了黑暗之中。车窗外的街景在路灯的映照下像披上了一层黄纱，有些模糊不清。随着车速加快，稀疏的灯光连成了段段虚线向车后迅速撤去。

在刑警队实习的近三个月里，因为“师父”请假外出，所以卓米没跟上几个像样的案件，而刚刚那一通电话，终于让他的一腔热血等来了“用武之地”。

“是仇杀？财杀？还是情杀？会不会是变态杀人？”

与“师父”的通话不到十秒，好奇心无法满足的他，开始漫无目的地猜测，二十分钟的车程对初出茅庐的卓米来说是那么漫长和煎熬。

“司机师傅，能不能快点，我赶时间！”卓米按亮手机屏幕，看了一眼时间。

出门做生意，最怕遇到劫道的人，深夜开车的司机，最擅长察言观色。卓米一上车就引起了司机的注意，车越来越逼近深巷，为了防止意外，车速也慢了下来。

卓米的催促声让司机本能地瞥了一眼后视镜，借着手机屏幕微弱的亮光，他看清了卓米满是正气的面容。人们都说，面由心生，出租车司机也算是阅人无数，单从长相来看，卓米基本上不可能和坏人画上等号。于是他试探地问道：“小伙子，你是去团结巷哪里？”

“刑警队！”说出这三个字时，卓米感觉无比自豪。

“哦，原来是刑警队啊！”司机眉头舒展，说着，把右脚踩在了油门上，“那您可坐稳了。”

排气管蹿出一股刺鼻的汽油味，卓米感觉稍有不妥，缓缓地摇起车窗回了句：“那麻烦您！”随后，双手抱于胸前，不再说话。

卓米最后一次看了眼时间，正好是凌晨三点半。

“到了，小伙子。十五块！”司机按亮了头顶的小夜灯。

“二十，不用找了！”卓米推开车门，迫不及待地朝那栋亮如白昼的小楼跑去。

一楼值班室人满为患，日光灯管下飘着一层厚厚的浓烟，所有人都表情肃穆，如临大敌。

卓米站在门口快速扫了一眼，对站在里侧的一位中年男子挥手示意：“师父！”

喊声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。

“老陈，你的小徒弟来了！”一位肩扛两杠一星的中年男子打趣道。

老陈闻言转过身，抬头看了看墙上的电子钟，接着又望向卓米，眼神中似乎有些不悦，他招招手：“小米，到这边来！”

“哎！”卓米似乎并没注意到老陈脸上的细微变化，美滋滋地挤过人群站在了老陈面前。

“师父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？”卓米小心翼翼，生怕自己触及什么敏感话题。

“一名男子在东风巷巷口被人杀死了，现在案件性质还不好确定！”老陈简单地一句带过。

“会不会是抢劫……”

卓米刚想对案件分析一番，便看见老陈瞪起的双眼，他很识趣地没有继续说下去。

“邓大队！”人群中有人喊了一声。

只见一位年近四十，肩扛两杠两星的男子急步走到人群中间，作为刑警大队的一把手，邓大队极为干练地吩咐道：“我已经通知了技术科的人去勘查现场，我们还按照老规矩，两人一组，分为八个调查组，现在立即动身前往案发现场！”

话音刚落，十六个人已经两两离开了值班室，卓米自然跟老陈分到了一组。

刑警队办案，大多都没有开警车的习惯，老陈的座驾是一辆比卓米还大几岁的白色普桑。

“小米。”上了车，老陈并没有着急拧动打火钥匙，他叫了声坐在副驾驶上有些委屈的徒弟。

“怎么了，师父？”卓米虽然心里有些不满，但还是礼貌地抬头看着老陈。

“知道我刚才为什么阻止你说下去吗？”

卓米摇了摇头。

“听说过李金柱吗？”老陈似乎拿定卓米会知道这个名号，很